



系列報道之六：扶貧路上的中國西北角 扶困之鑒

「零容忍」基層黑手 確保「救命錢」到位



■「脫貧攻堅」被甘肅官方視作「十三五」時期的「一號工程」來抓。圖為今年6月23日，甘肅省紀委舉行中央紀委推動扶貧領域腐敗問題治理情況甘肅採訪報道媒體見面會，介紹全省紀檢監察機關推動扶貧領域腐敗問題治理的基本情況。網上圖片

作為中國典型的欠發達省份，「脫貧攻堅」被甘肅官方視作「十三五」時期的「一號工程」來抓。據測算，甘肅將在2015年至2020年，至少為此投入財政資金1,563億元（人民幣，下同）。

扶貧資金是貧困民眾的「救命錢」，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更容不得動手腳、玩貓膩。甘肅省對扶貧領域的貪腐違行為持「零容忍」。今年上半年，該省受理扶貧領域貪腐舉報線索1,609件，查處違紀問題686件，處理1,516人。被曝光的「扶貧貪腐」典型案例重點涉及貪污侵佔、截留私分、虛報冒領、揮霍浪費扶貧資金等方面問題。

今年年初，甘肅省紀委根據中央紀委督辦函和群眾舉報線索，成立省市縣三級調查組，對榆中縣上彭家營村原黨支部書記李家霖涉嫌違紀問題展開調查。經調查，原村黨支部書記李家霖利用給村民辦理危房改造存摺的程序，侵佔村民危房改造款合計16,800元。李家霖也因此受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當時感到很震驚，這說明我們工作還有不到位的地方。」談及半年前的那場特殊約談，甘肅省蘭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張建平記憶猶新。

自上而下傳導壓力

據《人民日報》報道，在今年農曆新年來臨之際，甘肅省紀委副書記王建太、省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王秋林分別約談了張建平及蘭州市榆中縣委書記王曉寧、縣紀委書記張學永等人。談話中，王建太、王秋林就蘭州紀檢工作存在的不足進行了嚴厲批評，並責成相關單位和責任人趕在春節前將工作部署到位。「他們臉上冒着汗，看得出壓力很大。」王秋林說。

原來，今年1月27日，中央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向甘肅移交督辦了16件問題線索，共涉及蘭州市榆中縣9個鄉鎮、16個村。「與以往督辦不同的是，這次重點督辦針對的是縣委和縣紀委，要求縣紀委認真核查有關問題線索，縣委舉一反三，通過專項整治等措施積極治理突出問題。目的是層層傳導壓力，發揮示範引導效應，推動各級黨委、紀委特別是縣委、縣紀委承擔主體責任、監督責任。」中央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有關負責人說。

「再也不敢『踩紅線』」

收到督辦函後，甘肅省紀委第一時間安排了約談。談話中，張建平表示蘭州市紀委將親自督辦。第二天，在蘭州市紀委常委會上，張建平要求相關責任人在年前「鎖定問題，封存賬冊」。會上，市紀委成立8支督察指導組展開檢查。而就在除夕那天，張建平還專門聽取了督察組的工作匯報，「聽完後，心裡就有數了」。

經核查，16件問題線索除4件失實外，其餘均屬實。截至目前，榆中縣紀委共立案調查8件，組織處理2件；



■政府下決心，幹部有恒心，百姓有信心，貧困戶的小康生活就在眼前。記者李陽波 攝

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5人，問責12人。其中，來紫堡鄉原紀委書記張亞靜因在任時「履行監督責任不力」被誡勉談話，「現在鄉紀委再也不敢『踩紅線』了，只要出了問題，哪怕是熟人也查，不然自己就得挨處分」。

「一票否決」壓力大 個別官員欲辭職

而在扶貧攻堅戰役中，由於工作壓力太大，個別扶貧幹部甚至萌發辭職的念頭。據了解，在西北某市的7個縣中，有4個縣扶貧主任因為種種原因而提出辭職，在「一票否決」的高壓下，扶貧幹部的壓力可想而知。

在陝西各個市縣扶貧第一線，扶貧幾乎成了壓倒一切的核心工作。很多地方的扶貧幹部因為工作而要時常加班，甚至連軸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基層扶貧幹部告訴記者，當前扶貧幹部肩上的壓力與責任格外重大，年齡大一些的扶貧幹部覺得難以消受而萌發了辭職的念頭。

脫貧情況影響升遷

以前是扶貧部門單一作戰，實行項目管理制，雖然也有難度，但是比較好協調。現在多部門聯合作戰，扶貧辦扮演

着參謀部和指揮部的角色，組織協調工作繁多，工作量比以前翻了幾倍。再加上不斷開的省市巡查、各地交流學習，「一票否決」的利刃高懸頭上，事情多得應接不暇，很多人不堪壓力徹夜難眠。

採訪中記者發現，在市一級扶貧任務特別艱巨，市級主要領導除掛帥指揮外，個人還要幫扶5個貧困戶，縣級領導幫扶3戶，科級幹部幫扶2戶，一般幹部1戶。除了部門幫扶點外，個人幫扶對象脫貧與否直接影響到個人的升遷。

據悉，在陝西某市，一位縣上的主要領導已經到了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由於扶貧目標未實現，該名領導最終被退回原崗位。截至目前，因為扶貧不力，僅陝西寶雞、榆林兩市便有40多名幹部被問責。



■扶貧資金是貧困民眾的「救命錢」。圖為甘肅精準扶貧專項貸款發放現場。本報蘭州傳真

勿忘「焦距外的大多數」

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提出「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總目標」。自治區黨委、政府迅速於當年開創性地啟動為期三年的20萬機關幹部下鄉「訪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活動（以下簡稱「訪惠聚」）。如今，精準扶貧亦成為「訪惠聚」工作組的重要工作之一。

記者日前採訪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駐和田地區墨玉縣加汗巴格鄉巴西恰瓦格村和阿依瑪克村的多位「訪惠聚」工作組成員後發現，在新一輪的「精準扶貧」中存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焦距外」的那些大

多數。

作為自治區級工作組下鄉駐村，巴西恰瓦格村和阿依瑪克村受到當地基層高度重視，順理成章地，資金、政策、項目等也會傾斜而來。三年後，兩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在加汗巴格鄉的20個村子裡，自治區駐村工作組只佔10%，其他90%是當地地、市、縣的工作組，他們本身也沒有能力投入，導致在一些村委會，根本看不出有工作組的任何痕跡。

同時，自治區級的工作組本身精力有限，

示範帶動也只是人口規模較小的村子，如七百餘人的巴西恰瓦格村，一千四百餘人的阿依瑪克村。全鄉兩萬三千餘人，還有四五千人的大村子，他們怎麼辦？

部分村官受教育程度低

記者走訪的部分村子裡的「四大」（書記村長、治保主任、會計、婦女主任）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95%以上的村民都是少數民族，精通漢語的極少。一些現代化設備，如電腦，能熟練操作使用的屈指可數。



■中科院新疆分院驻村工作組總領隊、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副所長吉力力·阿不都外力帶領着工作組看望慰問「四老」人員。本報新疆傳真

懶漢思維作祟 扶貧需先「扶志」



近年來，許多地區的扶貧工作都由「輸血式」改為「造血式」，雖然如此，但在陝西一些地方，常年「輸血式」扶貧造就的「懶漢思維」依然在農村貧困戶中普遍存在。

村民變賣扶貧物資打牌

在秦巴山區貧困地區的採訪中，一些扶貧幹部提起「懶漢思維」就連連搖頭。一位鄉鎮扶貧幹部告訴記者，在基層扶貧工作中，遇到家庭再窮都不怕，就怕怕那種提不起來的懶漢家庭。家裡窮得叮嚀響，別人來幫你，還擺出一副「我是貧困戶，你就得幫我」的姿態，「等、靠、要」的思想嚴重。更有甚者，村裡的一些「懶漢」把政府送去的豬崽、化肥、果樹苗賣了換錢打牌。

在這位幹部看來，有些多年摘不掉窮帽子的貧困戶，並非都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他們如今的困境是因為不思進取、主觀努力不夠等內因所致。因而扶貧應該先「扶志」，如果一味地趕進度，越過思想扶貧而直接從物質上助其脫貧，那無異於「大躍進」！

面對這種局面，陝西省扶貧辦主任張榮珠曾說，扶貧工作開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有時幹部的着急反而給部分老百姓帶來了錯覺，「有些老百姓會覺得幫助脫貧是幹部的任務，不是自己的責任，反而等、靠、要，缺乏幹事熱情」。張榮珠說，儘管這樣的群眾只是小部分，但是扶貧首先需要扶志，只有讓群眾轉變觀念，激發出內生動力，才能更好地擺脫貧困。



■新疆自治區扶貧辦主任馬成（前排右一）在南疆調研扶貧工作。本報新疆傳真

新疆自治區扶貧辦主任馬成在接受採訪時也指出：「現在的金融扶貧就是針對性地以金融產品激勵農民的內生動力，想着自己還欠着銀行幾萬塊錢的貸款（國家貼息），他有壓力也就有動力去幹……」



■中科院新疆分院驻村工作組和巴西恰瓦格村委會共建的550米長葡萄長廊。本報新疆傳真

為確保陽光扶貧、廉潔扶貧，青海省建立的脫貧攻堅督查巡查機制值得借鑒。該省省委辦公廳及省政府辦公廳督查室、省扶貧局、省領導小組其他成員單位組成聯合督查巡查組，定期不定期開展督查巡查，並加大問責通報力度。

今年上半年，聯合開展督察2次，暗訪1次，編發工作通報3期。各市州均加大了督查工作力度，以督查倒逼主體責任落實，共開展各類督查121次。

2016年1月底，青海省海東市召回6名不能勝任工作、存在違反組織規定的第一書記和扶貧幹部，這是繼海東市出台全省首個《第一書記和扶貧（駐村）幹部召回制度》之後召回的全省首批不合格第一書記和扶貧幹部。今年來，全省共召回調整第一書記140人、駐村幹部266人。

《人民日報》日前刊發了青海海東市召回派駐貧困村不稱職第一書記和扶貧幹部的工作做法，文中指出：「組織召回工作不力的幹部，是對老百姓負責，是對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高度負責」。

召回不合格幹部 對民負責